

歷史與空間

銀針度人 精誠大醫

程莘農先生印象

左文

程莘農先生(1921年8月至2015年5月9日)，針灸專家，1990年獲世界文化理事會「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世界科學獎」，1994年當選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1998年9月8日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程莘農是中國工程院院士裡面唯一的針灸學家，也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唯一一位醫學專家。

「程式三才」出神入化

傳統針灸的手法有上百種，程先生對自元朝流傳下來的「三才法」潛心研究幾十年後進行了改進，獨創出了「程式三才」針灸法。正是運用「程式三才」，程老扎一針只需一、兩秒鐘，一個病人扎十針八針，他不到一分鐘就可全部完成。因此，在程老每天早晨6點至8點的兩小時「補時」裡，17張床位，他能給40多名病人治療。在針灸門診，人們對他的普遍評價是：進針快、穴位準、見效快。

程先生的針灸療法，不僅速度快，而且效果好，堪稱一絕。當他還是南京中醫學校的教師時，送醫下鄉來到山西稷山縣。程老和學生們在一位老鄉家裡吃飯時，得知這家的孩子得了一種怪病，總是搖頭不止。程先生利用當天吃飯的時間，為小女孩扎了兩針，針一拔，頭就不搖了。就這樣一共扎了三次，小女孩的搖頭病就徹底治好；程先生還為一位印度婦女在20天內便解決了困擾她17年的三叉神經痛。這位婦女女本人在印度擁有三家醫院，由於自家醫院對自己的病束手無策，便慕名來到中國找程老。經程先生針灸治療後，她的病痛再沒復發。神奇的針灸使她大開眼界，兩年後，她便邀請程老赴印度講學。

程先生主編的《簡明針灸學》、《針灸掛圖》、《中國針灸學》等統編教材，對針灸學在國內外的繼承和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示範和推動作用，其中的《中國針灸學》不僅是中國學生的教材，還成為美國針灸醫生資格的考試藍本。程先生1990年獲世界文化理事會「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世界科學獎」，他培養的數十名博士生、碩士生以及數千名洋弟子，也繼承了他的衣鉢，將中國的針灸事業繼續發揚光大。

醫者仁心 老當益壯

像程先生這樣醫術高明的國寶，在一般人看來，一號難求或者掛號費高得離譜，都必定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恰恰相反，數十年來，在中國中醫科學院專家門診部，程先生的掛號費只需花1元錢，比一個普通號的價格都低。程

先生說這是拜恩師陸老先生所賜，因為無論患者是達官貴人還是貧苦佃戶，陸先生都一視同仁，對方無論給10塊大洋還是一個銅子兒，甚至一分不給，都從不計較。醫者仁心的崇高品德，已經內化成了程先生的精神準則，數十年來莫不循此準則行醫做人。

個性鮮明 赤子情懷

《老子》有言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筆者是在拜訪程先生時，無時無刻不在感受着程先生的鮮明個性以及這種個性所體現出的赤子情懷。

程先生最引人注目的標誌是那一縷飄逸的白鬚鬚，象徵着他倔強的個性和坦蕩的心懷。原來，「文革」爆發後，脾氣耿直的程老由於拒不承認自己的「滔天罪行」，被流放到河北、湖南等地接受長達六年半的勞動改造。「文革」結束後，程老準備再次拿起銀針回到病人身邊，但就在回北京的三天，他就發高燒了，得了急性肺炎，只能再次回到家裡休息。殊不知一休就是半年。半年沒有出門，頭髮、鬚子都長得很長，程先生的決定是頭髮可以剃，鬚子必須留——「別人都說我50多歲的人留着長鬚鬚像什麼話，但我就要留下來……這是『紀念鬚』。」

接觸過程先生的人，大概都有一個共同感覺，那就是老先生愛發脾氣，他經常在公開場合與人爭論時拍桌子，無論對方是何方神聖。記得他在出席某次重大的紀念活動時，頭戴禮帽端坐在觀禮台上興致勃勃地觀看節目，坐在前排的據說是一位級別不低的領導。可能為了更好的觀看效果，他竟然站了起來，擋住程先生。只見程先生拿起手中拐杖不由分說地打過去，大喝一聲「坐下」。那位領導回頭一看，只見後面坐着一位長鬚飄飄的老者，有凜然不可侵犯之勢，一時驚為天人，卻不知是何方神聖，只得乖乖坐下。但奇怪的是，愛發火的程先生在向別人介紹自己的養生秘方時，頭一條竟然是「不生氣」，因為「我向別人拍桌子，那不是真的生氣，大喊大叫之後我就忘了。」他笑着說：「我說的不對，別人不當場和我辯論那是他的問題；別人說的不對，我就要當場和他辯論。」

2012年新春佳節臨近時，我陪同領導一起去拜會程老先生，發現先生只能臥床與我們交談了。一陣心酸之餘，我還感到異常驚訝：一是驚訝於先生所住房屋之簡陋狹窄，大概只有60平米的老舊房子裡面堆滿了書刊雜誌；二是驚訝於先生驚人的記憶力，他對數十年前的事情依然如數家珍；三是驚訝於先生的本色不改，說到激動處，他仍然語調激昂，中氣十足，仍然會情不自禁地拍打着床沿……當我們起身告辭時，程先生執意起床，並且堅決「不要人扶」地送我們到樓梯口。

望着鬚髮全白、顛顛巍巍但依然目光堅毅、頭向上昂的程老先生，我恍然發現，歲月的流逝固然可以殘酷地催老一個人的軀體，但永遠無法讓不屈的靈魂低下高貴的頭顱。



■針灸專家程莘農 網上圖片

書若蜉蝣

葉輝

東九龍鄉村滄桑史

話說蒲崗有新舊之分，舊有蒲崗原指黃大仙區蒲崗山下的蒲崗村，蒲乃植物，可編織器物；蒲崗村原址在衙前圍鄉東北，即現今黃大仙警署附近。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日軍為擴建啟德機場曾下令拆去二十多條鄉村，包括蒲崗村在內，其後村民為了疏導雨水，乃在機場北端深挖河道，此為今日之啟德河，而河道以南則早已納入啟德機場範圍了。

當地原居民吳佛全近年繪畫多幅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東九龍地圖，重組昔日各鄉村位置，據他手繪的地圖所顯示，蒲崗村就在舊啟德遊樂場一帶；如今在彩虹道遊樂場猶可見一小小的山丘，但恐怕鮮有人知道遊樂場前身乃昔年日軍基地。此地曾建有「曾富花園」，已遭拆毀，所在位置就是今日的啟德花園。

話說在蒲崗村鄰近遍佈古老鄉村，約略可見證東九龍的滄桑史，當中包括隔坑村(介乎蒲崗村與衙前圍村之間)、大鵬鄉(以朱姓為主的客家村落，始建於清乾隆年間)、元嶺鄉(大約位於今鑽石山火葬場一帶)、竹園村(大約位於沙田坳道與龍翔道交界一帶)、沙埔鄉(此鄉分為上沙埔及下沙埔，大約位於東頭村之東南方)、衙前圍鄉、沙地圍鄉(大約位於元嶺鄉的對出海邊，即現今采頤花園一帶)、坪頂鄉(大約位於斧山道游泳池一帶)、牛池灣鄉(位於彩虹地鐵站附近，今猶在)、坪石鄉(即現時之坪石村)等。

據《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所載，元嶺鄉其後分為上元嶺和下元嶺兩村，由於「龍翔道的

開闢，恰巧地為兩條村落作了一條大概的分界線」，「上元嶺在九十年代因大老山隧道的開鑿而遷拆；下元嶺也於2000年左右與大鵬村共同被政府遷拆」，元嶺鄉乃雜姓鄉村，而「上元嶺以劉姓為主；下元嶺則以凌姓佔大多數，鄉民以耕山種地為活」；而十三鄉僅存的衙前圍鄉近日亦已遭圍封，難逃拆村的命運。

相傳蒲崗村建始於南宋時代，鄉民多來自福建莆田，以經營運鹽到內地為業。蒲崗村道因蒲崗村而得名，蒲崗村範圍很廣，包括蒲崗里、蒲田里、蒲明里、蒲英里、蒲芳里、蒲景里、蒲蕙里和蒲衛里一帶；至1958年9月，啟德機場在九龍灣填海地建造跑道，以取代舊有跑道，舊跑道一帶遂發展成為工業區了。而工業區在蒲崗以南，於是乃有新蒲崗。

新蒲崗曾有一間號稱全港最大的戲院，名為麗宮戲院，於1966年開幕，座位多達三千個，分為前、中、後座、超等、特等。啟德遊樂場則於1965年1月底啟用，設有摩天輪、單軌火車、碰碰車、旋轉木馬、鬼屋等各式機動遊戲，更擁有可能是全港第一座過山車。當時長期有粵劇名伶及歌星表演，諸如尹飛燕、尹光、陳錦棠、徐小鳳、呂珊等；還附設珍寶戲院、亞洲戲院(邵氏院線)及國寶戲院(嘉禾院線)。



■啟德遊樂場舊貌。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畫中有話

圖：K.Wong



試筆

丁梓澄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清晨

春天的清晨，我從小鳥的叫聲中醒來，我把手指放在唇前示意安靜：「冷靜點，小鳥。」然後繼續埋頭入睡。過了幾分鐘，小鳥又吱吱喳喳地叫個不停，我敵不過牠們，看看鐘，六時零七分，便決定起床了。

倒上一杯水，靠在被潮濕天氣薰毒了的灰白牆壁上，幾道晨光透過窗戶射進屋子裡，天氣不錯，我便換上運動服到樓下公園晨運去。那幾隻調皮的小鳥一齊跟隨着我，奏出一道美麗的彩虹掛在我心頭上，公園幾棵矮樹樹葉上仍有露水，潮濕清新，一滴滴到我頭上，本該感到煩躁的我，卻感到如此輕鬆。春天的清晨是活力的好開始，所謂「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那麼春天的清晨，定必頭腦清晰、從容自在。

夏天的清晨，陽光曬到我的面頰通紅，我迫於無奈起來，關起窗簾，摸摸出汗的頭髮。「昨天不是開了冷氣嗎？」應該又是媽媽做的好事。我拿起枕頭，拖着薄毯子，推開爸媽的房門，一陣涼風迎面而來。我擠進他們的床上，看見媽媽緊鎖的眉頭，我用指尖撫平了眉頭的紋，然後呼嚕呼嚕地睡着了。夏天的清晨一點也不清。

秋天的清晨，微風輕撫我的臉頰，喚我醒來，我被她的嬌羞打動，打了個呵欠回應。打開房間另一端的窗子，對面山頭由一片綠，換成了橙黃的新裝，樹葉被吹得瑟瑟作響，反開手背，乾燥的天氣使皮膚起了乾紋。我擠了一撮潤手膏，塗勻雙手，微微刺痛，內心的不快如秋，鬱鬱寡歡，卻又如此惹人憐愛。太陽升起，露出一暈魚肚白的光，撲朔迷離，原本深灰色的天空光亮了起來，山頭的橙黃色葉子竟變成金色，配上日出，如冷艷的少女般高貴含蓄，清新脫俗。

冬天的清晨，我仍在夢鄉中流連忘返。夢中的雪人比我還要大，我摟着雪人在火堆旁吃烤番薯，但雪人的冷漠把我的夢凍結了，下起一朵朵的雪花。雪花是甜的，入口即化，像棉花糖一樣。最後我把整個夢吃掉了，凍僵了的嘴唇變了深紅色，顫抖的身軀蜷縮在棉被中。冬天的清晨，大概是白色的，但卻不純潔，他是邪惡的魔鬼，不像春天那樣有活力；不像夏天那樣迷糊；更不像秋天那樣高冷。

這只是魔鬼帶走四季的景色，逃到我的夢裡去了。

古典瞬間

龔敏迪

登岳陽樓隨感

洞庭波撼的是岳陽樓，《岳陽樓記》掀動的卻是心潮的波瀾。登岳陽樓讓人體會到「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這句話確非虛言，不論是作者范仲淹，還是文中滕子京的作為，都彰顯了生命的崇高取向，因此也讓岳陽樓成了一座偉岸的豐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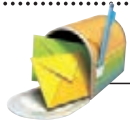
他倆都是北宋「慶曆新政」的參與者，然而想要一洗積弊的這場改革，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結局。遠的不說，之前宋真宗的「天書運動」，已經暴露了這個政權的能力和合法性的不自信，然後是真宗劉皇后的專權，內外矛盾進一步加深，劉太后死後，宋仁宗實際掌權，此時國庫空虛，「田賦不均，歲久不能治」，「平人驚懼，盡起為盜」。在強大的既得利益勢力面前，不少希望改革的官僚「皆懼議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於是改革的美好理想，被現實化作了發人深思的悲劇。而悲劇中，表現了范仲淹等人堅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偉大。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個有良知之士，永遠希望社會變得更好，「進亦憂，退亦憂」，憂國憂民是他們的本分。為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通為理想而奮鬥的過程來實現人生的價值。也許他們永遠喜樂不起來，更何況在積弊深重的民生、政教「百廢」情景之下。所以，當岳陽樓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要悲愴地「痛飲一場，憑欄大慟十數聲」。

偉大的時代，是對小人不屑一顧的時代；糜爛的時代，則「負大才，為眾所嫉」。慶曆二年，西夏大舉攻宋之時，滕子京手中兵卒無幾，「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會范仲淹引番漢兵來援」而保全了城池和百姓。滕子京「設牛酒應諸將卒，又籍定川戰役者於佛寺祭酹之，厚扶其卒，使各得其所，於是邊民稍安。」第二年慶曆新政，便有梁堅、鄭戩等人以「其間數萬貫不明」的理由彈劾滕子京，范仲淹在《滕君墓誌銘》中為之辯護道：「君受署之始，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事也。(梁堅以諸軍月給並而言之，誣其數爾。)」還在上宋仁宗的《奏雪滕宗諒張元》疏裡具體分析說：第一，賤買牛鹽，竊設軍士。即低價購買百姓的牲畜，用來犒賞士兵。百姓願意低價，表現的是軍民同仇敵愾，所以他們也不怨；第二，說滕子京在汾州花天酒地、宴飲數日，賞賜樂人銀樓子事為張冠李戴，是把韓琦的事強加在滕子京頭上；第三，梁堅奏稱，滕子京到任後經手的十六萬貫公錢中，有數萬貫去向不明。但根據中使調查，滕子京經手的款項中，只有三千貫屬於公用錢，其餘都屬於軍用。也許，他在撫恤將士上是多花了錢，但可以想像，平時虛應故事的冗雜規定，往往是一追究人人有問題，不追究人人熟視無睹，那是最容易從中找到有所作為者把柄的。為了不連累別人，滕子京已「焚其籍以滅姓名」，《宋史》說他的性格是：「尚氣，個儻自任，好施與。」他是一個不計個人得失，敢於擔當的人。轉過年來的慶曆四年，滕子京就「謫守巴陵郡」了。他在岳陽的三年中，除了重修岳陽樓，還崇教化，興建岳州學宮；治水患，擬築偃虹堤。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說滕子京：「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銀，不斂於民。但榜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官為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賤，自人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滕子京再一次表現了他善於開發利用社會資源的才能。那些民間催討不到的爛賬，肯定存在社會不公等原因。將這些錢化作地方公益經費，不僅得到欠方的配合，也得到被欠方的支持。最關鍵的仍然是百姓「不怨」和「不以為非」，因為他這樣做，維護了社會的公正，大家也相信他，都知道他並不會「自人者亦不鮮」，他是把錢都用在公共事業上了。事實也證明他確實如此，《宋史》就說他：「及卒，無餘財。」懂得生命崇高價值之人，豈是區區幾個金錢能夠左右的！

杜甫所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歷史的長河之中「吾誰與歸」？豈不正是這些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強烈使命感的有識之士？

來鴻



古鹽，有六個面，每個面，都朝着這個碌碌塵世，不同的方向。顆粒晶瑩，有一線光照射的灶台上，閃爍光澤，在時光的氤氳歲月裡，冷靜如花。

鹽在古代就有了，就像有空氣、水、陽光。古人煮海為鹽，用海鹽做菜，演繹着他們的鹹淡人生。《說文解字》裡說，鹽者，「鹹也。從鹵監聲。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我這裡說的，是海鹽，是誰鹽。鹽的品種，地理位置。

古鹽，姓古，古意盎然。有幾次，我沿蘇北海岸線到一個地方去，坐車經過的幾個小鎮，過去都是古鹽場，鹽的痕跡，至今還在，有宋代的石橋、古堤、水井、老樹、簡陋的老房子。圍堰曬鹽，這些千年古鎮的名字，都與海和鹽有關，海邊煮製的鹽，運出去，成就別人的財富人生。所以，揚州園林裡有許多精緻的老宅子，都是鹽商故居，鹽商們從販鹽的過程中，獲得巨大利潤空間。

鹽煮好了，用麻袋裝。一隻隻裝滿古鹽的麻袋，鼓鼓囊囊，用船運出去。古運鹽河上，帆船林立，大船小船首尾相銜。運送古鹽的船，駛往揚州。那是一條人工運河，河道裡，浩浩蕩蕩，風推船動，一袋袋古鹽，開始了它們在時空裡的旅行。

河流如線，船如瓢，流瀉、奔淌、飄搖。河

古鹽如花

流如藤，古鎮如瓜。古鎮是河流這根歪歪扭扭老藤上結出的瓜。那些千年古鎮，是古鹽供給它最大的營養。這樣就想起我的家鄉，一座因鹽而興的城市，古代產鹽之區，從前有鹽宗廟，香火繚繞，明明滅滅，供奉着鹽之宗祖。其時，兩淮鹽工，眾者如蟻。

用古法製鹽海鹽，《太平寰宇記》裡記載，先用「散皂角於盤內」來絮凝食鹽的散晶，皂角是豆科植物，皂莢的種子，其豆粉放入水中可產生泡沫，吸附食鹽小晶粒，使它們凝聚起來。這是煎鹽工藝中的一项有趣發明。如果在古代，我可能是某個鹽民的鄰居。

我現住在一條河流的旁邊，這條河叫老通揚運河，如果某天有興致，可棄岸登舟，坐在一條船上，直達揚州。老，即意味着是過去，過去是從前，從前經我窗下飄過的運鹽船上，裝着古鹽，一路浩浩蕩蕩。在煮海為鹽的人群中，出過詩人吳嘉紀，吳是一個低調的人，他不張揚，身穿布衣，在海邊打鐵燒鹽。吳能寫出很好的詩，卻不屑於炒作，一個詩人，他就是一個普通的人，他邊寫詩，邊煮古鹽。

古鹽是民間。民間這個詞，說起來抽象，有了煙熏火燎，醬醋油鹽的灶台，就很具體了。民間，有時候就是一袋鹽，從前那種粗顆粒的鹽，醃鹹菜、蘿蔔乾、五端午裡的鹹鴨蛋，

溫存而實在。我在兒時的醬園店裡，見人扛賣過白花花粗鹽，細若綿白糖的精鹽。它們雖不是古鹽，但一脈相承了古鹽的遺風。鹽，用勺刮起，聽到它的聲音，呱絲，呱絲響。秤好的鹽，倒入一隻紙袋裡，賣鹽的人，將它折疊好，一小袋，有稜有角。古鹽是古代的鹽，它有不規則的稜角，浸入粗蔬，溶化在菜湯，融入古人的血液、汗液，甚至是淚水之中，所以，血液、汗和淚都是鹹的。

「人跡板橋霜」，是季節裡的霜，也是一個心裡的鹽。看到人生驛旅上有霜，就有了生活歷練中鹽的析出，思與悟的結晶。大熱天，我在古鹽場小鎮上，看見路邊賣西瓜的漢子，恍若是看見一個宋代的西瓜小販，守在路邊賣瓜。汗水浸濕了衣裳，濕了又乾，乾了又濕。汗液裡那些鹽分一一析出，在脊背上，白花花，凝結，呈一朵寫意的花。

假如沒有鹽，飯菜變得沒滋味，還真得如李達那斯所說，「嘴裡淡出個鳥來。」《紅樓夢》裡的才子佳人，也就無法口氣清新，寶玉清早起來，到黛玉的屋子，借湘雲的殘水洗臉，要青鹽漱口擦牙。

一小袋鹽，被分裝入瓶中，站立在灶台上。裝在瓶中的鹽，是一小片濃縮的海。鹽是蒼老的，古鹽如花。